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法傳全錄卷二

東莞　陳　建 著輯　武林　高汝栻 訂

雲間　吳　楨 增删　高 鼎熺 鼎焯 校

上素重余公役在閫視之亦以此

余公在安慶歸為元守贊禍我用自余延而安慶為

戊戌 元至正十八年 宋龍鳳四年 正月余闕使判官莫倫赤市鹽浙東還泊龍灣我兵邀之莫倫赤自稱安慶使者 上聞之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皆若之天下豈有亂者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遣還且曰告余公善自為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為其所拒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耳鹽貨不可得也悉

陳友諒所俘矣

設營田司罔棄以農事立國農爲根本生財聚人之源也若友諒士誠不以農爲重日事摽掠可久恃乎哉

爲所掠、而莫倫亦僅得生還、

余闕守安慶、以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陳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闕遣兵從之、敵兵甚、并軍附衛起、飛樓來攻、晝夜不息、闕徒步提戈血戰、斫首無算、身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妾子女皆赴井死、贈豳國公、謚忠宣、

二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上諭之曰、比因兵亂、堤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堤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于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在蓄泄得宜、此職甚稱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于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鄒

取婺源

愈遣部將王弼孫虎等取婺源斬元將帖木兒不花○

桑世傑死

命廖永安俞通海桑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海寇其帥欒瑞率僞州判朱鉉等拒戰世傑奮戈躍馬陷陣戰死永安等大怒奮擊大敗之盡獲朱鉉等海舟奪回馬䭾沙擒欒瑞

國朝諸大將死忠王事者桑世傑為首後追封永義侯配享太廟

取青陽諸縣

李文忠等進攻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皆下之文忠復擊敗元院判阿魯灰兵于萬年街遂破苗獠于於潛

李文忠善用兵

昌化獲其婦女輜重其衆文忠恐士卒恃此驕富莫有鬪志因激怒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

力破敵何患不宣賞乎衆咸奮厲進次淳安夜襲破僞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

取嚴州

三月李文忠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嚴州 上大喜授文忠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嚴州守禦時嚴新破城壁未備而張士誠遣其徒李伯僚水陸奄至城下文忠出奇大敗之復取所斬俘馘載巨筏中乘流而下水寇見之遁走郭彥仁充本司都事文忠與大海有隙 上批示彥仁曰自能風三年調汝專掌行征兵來今來將及一載多受勤勞更兼軍中調和上下其間中正甚厚吾託汝于軍中正使書

作用妙

聖訓此論殷殷懇至眞所謂推心置腹也

夜無憂家眷不必多慮時遣人齎送糧薪雖今將士英勇實頼賢豪謀佑勇者必勝夫事速成後事一節正謂保指揮指文忠我之親男胡大海我之腹心前者曾聞二人不和且保指揮我之身也胡大海我之心也身包其心心得其安心若定身自然定汝必于我男處叮嚀說知將胡院判以赤心待之節制以間之使我所圖之易成于是彥仁懇道　上乃將領和竹所向成功○苗將楊完者率兵屯獄之烏龍鎮欲攻建安李文忠鄧愈合兵擊却之士誠又遣兵入寇文忠過鮑婆嶺縣碧塢破之敵至大浪灘復出烏龍嶺破之于胥口克汾水士誠

李文忠取浦江

兵進斬首凡千餘

六月李文忠兵進浦江禁焚掠示恩信民大悅元帥太不花納欵降

浦民鄭氏者宋聚族居者至元旌爲義門俱避山谷文忠訪得之悉送還家禁軍毋輒掠

元帥趙德勝謝再興等率兵略石埭縣與陳友諒遇戰敗之擒其將熊清孟友德張遵道及部卒四百餘人○

張士誠兵寇常熟廖永興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

七月永安又攻士誠兵于通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江淮既亂元兵屢敗議者以爲苗兵可用遂自湖廣招至苗將楊完者等至則累破張士誠兵歷官至左丞然苗

取宜興

性貪殘好殺所過抄掠屠戮慘不忍言士誠爲所窘既降欲圖之而元江浙丞相達識帖木邇亦厭完者驕横不可制乃陰定計用士誠兵圍之完者兵敗自殺部下皆降散員成等遂率所部詣李文忠納款完者既死士誠益無所憚杭州嘉興紹興皆爲士誠所據

十月張士誠兵寇常州湯和等擊敗之○徐達邵榮率師攻宜興久不下　上遣使諭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内乏破之必矣達等乃遣丁德興分兵絶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之○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徐

永安伏節被囚死

設立民兵此制不獨國初可行今日亦可行為世無弊之法

達等，拔宜興，役擊張士誠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偽同僉呂珍與戰不利，達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囚之，〇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于農之意也〇劉福通據汴梁，迎韓林兒都之，關先生破頭潘，率兵分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

城宜興

勇將而兼之循吏者也

太行焚上黨轄掠塞外諸郡○毛貴攻元滕州守將以城降田豐攻陷順德關先生以察罕帖木兒還兵河南遂引兵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出掠大同興和中都諸郡軍聲大振乃還兵東向至高麗界焚上都宮殿攻陷遼陽元總管李震死之

冬十月以楊國興鎮宜興國興嘗率精銳偕諸將出太湖口趙州攻舊館破士信又平宜興堰口并楊氏三十六寨　上因命總督十道鎮之國興秉義靖難勞來安集一如父母議者比之羊祜民歸日以千計遂城宜興僅三月而完士誠水陸來寇國興親冒矢石與

將士奮擊敵大敗又挑壘砲擊賊船溺死者數萬士誠僅與數騎遁去常援長興有功入見 上勞曰長興賴卿相援國與對曰唇齒之邪理固當然臣聞趙有廉頗藺相如而强秦不敢加兵但臣孱孺愧不及廉藺耳 上曰卿之學問近亦進矣後因戰中流矢卒 上哭之慟曰吾失一名將戊中一新天下城隍之命封國與爲宜興城隍顯祐伯

十二月樞密院判胡大海攻婺州不克 上自宣歷徽道蘭谿帥師十萬往先令掾史周德遊入城招諭不下遇皆兵閫之時元參知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至與

參謀胡深章溢議為守備造獅子戰車數百輛以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令深等將軍師為援自率衆萬餘出縉雲以應之深至松谿觀望不敢進　高皇帝謂諸將曰婺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即下聞彼以車戰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谿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令以精兵遏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則城中絶望可不勞而下之翌日命僉院胡大海養子濟誘其兵于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擒其前鋒元帥李彌章并獲其所制獅馬器仗深等遁去深之來也晨起見西北有黑氣東南有白氣其長亘天頃之白氣為黑氣所蕩深知其不吉恐衆心驚懼謬曰

賊人將敗白氣為黑氣所掩上將劫其乃五色雲豎蘊孰指妖祥之無關禍福也

今日有殺氣戰必勝已而戰敗城中勢益孤臺憲將臣畫界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樞密院同僉寧安慶都事李相開門納大兵淛東廉訪使楊惠婺州達魯花赤僧住皆戰死就其南臺侍御史帖木烈思等官入婺州下令禁轄軍士剽掠有妄取民財即斬以徇民皆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似蓋城中望之以為祥及城下適知為　高皇帝駐兵之地改婺州路為寧越府以儒士王宗顯為寧越知府宗顯和州人博涉經史避亂僑居嚴州胡大海薦于　上上令宗顯前往婺城探聽得其城中守將各自為心回以告　上喜

得一王宗顯而許以水源父沉着皆全

首崇儒重學首尊賞群雄所及

曰、我得婺城、令汝作知府、遂進兵、而元將寧安慶與其僚、果不相能、夜遣都事李楫縋城請降、約開東門納兵、上許之、兵入城、遂下、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命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欣悅、上定寧越、欲取浙東、集諸將諭之曰、克城（征[illegible]成功）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北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

太祖惓惓以不殺安民為戒所謂三代之

得天下以仁也

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輙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取諸暨

己亥 元至正十九年 宋龍鳳五年 正月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士誠將華元帥遁去其衆尙未定復作亂呂珍率兵來攻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珍窮蹙即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許之都事王愷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復果來吾有以待矣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旣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改諸暨爲諸全州○樂平

諸手以攻敵妙

大將軍以信義服人

許瑗謁見

有雄畧奇識是斷定本領

引英雄如饑渴寫得逼至

儒士許瑗謁見瑗聰明過人至正初兩以易經舉于鄉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飲酣輒大言自負王是謂　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雄畧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　上曰今四方分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饑渴方廣攬羣議博收衆策共成康濟之功瑗曰如此實帝王之道天下不難定也　上喜即授博士留帷幄參預謀議未幾以太平爲股肱郡命瑗爲知府○命樞密院判耿再成屯縉雲縣黃龍山規取處州黃龍四面

手絕再成樹柵其上以遏其衝敵兵來咸擣敗之○鄧愈略浙西臨安大破張士誠于關林寨

二月張士誠兵寇江陰艨艟蔽江僞將蘇同僉者建牙君山指畫爲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也有頃敵陣于江壖良命弟禎整兵北門當其西北而以十餘騎蹂之擒其卒數人餘莫敢前且分兵欲攻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出擊之生獲五百人殺溺甚衆敵宵遁去未幾復寇常州良間道戕其援兵于無錫之三山敵狼狽奪氣倉皇旋軍自是不敢犯境其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　上召入見勞之

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之以馬珠玉不足以旌其能命諸儒臣為詩文以美之

宋和以文大社敢封侯

三月壬師克金華　上遣使往慶元今寧波府招諭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三郡來附且以其次子關為質　上曰古人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緣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

國珍亦識時務

路遠大度遇于漢高

遣之○金華有民獻一女子年方笄能作詩　上怒曰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爲心耶命誅于市以絕進獻

高汝楫曰興國之主好賢遠色亡國之君悅色親佞即如順帝寵西僧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又有所謂普發術寵江省取了女尊遊畏汀宮女十人按舞名天魔舞與御無度男女裸處等倡出入禁中醜聲達于外皆言今有荒于欲而不昏于理者理以欲昏智因昏塞語曰淫樂之甚只憂伏焉我太祖明見及此亦絕女色獻誠不可得矣

陳友諒遣趙普勝寇太平總制貲聚等擊敗之獲其糧萬餘石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禦于柵江口破走之

四月張士誠遣其將呂珍侵常州吳復敗之于高橋

人才地勢聯如列目堅士非人善在此三人者得太祖而事之豈在寧武開平下哉

○張士誠遣兵侵嚴州至大浪灘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破走之自是賊兵不敢復窺嚴州○上曰金華將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爲浙東重地必得其人以守之吾將歸建業以爾爲才故特命爾守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朱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林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候間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仍命侯原善王愷管勾欒鳳綜理錢糧軍務事○徐達俞通海趙德勝等擊趙

取池州

普勝欄江營賊棄舟走獲巨艦艨艟數百進取池州擒

僞帥洪鈞等、時 上親征浙江、方憂趙賊剽切閩捷大喜賜徐達等賞各有差、（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馮國用卒年三十六、

馮國用之典親軍也謀從有方動合古道其死也 上慟惜之及葬親爲臨墓致奠）後追封郢國公塑像祭于

功臣廟

以常遇春爲鎮國上將軍同元帥朱馬兒守金華馬兒姓徐 上養以爲子

太祖于國初時所克城池多用養子作心腹與將同守如得鎮江用周舍即沐英得宣州用道舍即何文輝得嚴州用保兒即李文忠得處州用柴舍即朱文剛又有金剛奴也先買驢真童潑兒之類皆養子也後皆分賜姓、

取無爲州

克潛山

取衢州

聖主料敵洞若觀火

七月　上以無爲州逼近對敵未附命元帥朱文遜桑友諒進攻克之

八月徐達遂克潛山

九月常遇春胡大海取衢州〇張士誠遣兵侵常州吳復擊敗之〇僉院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歿于陣

廷玉通海父也太祖初駐和州謀渡江無舟廷玉賷偕諸子帥衆將率舟師[illegible]儀來歸故　上所以禮俞氏者尤厚後追封河間郡王

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俞通海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　上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二用計以離之一夫之

用間之法妙于力戰成大功後往由此

取處州

力耳曾普勝有門客通術數善畫策普勝以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客懼遂來歸厚待之盡得普勝平日所爲又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深忌之又有言普勝將歸于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詐以會軍爲期自是至安慶圖普勝就舟中執殺之併其軍

十一月胡大海取再成駐兵黃龍元處州守將參政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真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士無

宜孫死去
出勁敵矣

閩志胡琛知天命有在，間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等聞之，即出軍抵樊嶺，合攻之，連拔桃花嶺葛渡二寨，遂抵城下，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七邑皆下，未幾宜孫收士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戰擊敗之，宜孫戰死

胡琛之降也，繇于元帥葉琛以書諭之曰，今上天授道，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于此時自附，誰與戮力，且去年舉兵大敗，今年我師不戰而勝，天意亦可見矣，與其險阻偷生且久，孰若改圖，可以保富貴也，琛然之，遂出降，龍泉慶元皆平

下不敢[illegible]
上不疑之
交太盛際

上征浙東，因胡大海薦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四賢，故遣使以書幣徵之，李文忠守金華，亦薦王禕、許元、黃天錫，上皆徵用之

取衢州

伯顏不花嵜于懸敵遇春與爲于攻。

上命常遇春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仙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僭以登城又于大西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元守臣宋伯顏不花等悉力備禦以束葦灌油燒呂公車駕千斤秤鉤懶龍爪用長斧以斫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遇春攻之不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突入南門甕城毀其所架砲督將士攻鬪益力九月克之

將遇春圍城兩月餘攻擊無虛日元樞密張式度不能守容遣其下詣降是夕引軍士十餘人出小西門迎大軍入城宋伯顏不花不知其降也猶督兵拒戰狼狽城中舉火大軍已入城衆潰擒其帥將撫入于石咲衢州爲龍游會

福寧州來歸

創理賢館延四先生

庚子 元至正二十年 宋龍鳳六年 正月元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天祿見王師下浙東諸郡方國珍歸附知天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質來納欵 上賜書褒嘉之以馮勝為親軍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馮國用卒子誠幼 上命勝襲兄職仍掌親軍

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 上喜甚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以處之劉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每以

劉基一代偉人

妙在一寸不移

妙天澤水雖直作遊皆尚以孔明

剛方、不、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魯道原、字文公、與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與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悉去之、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奇之、方國珍反海上、憲省復舉基爲行省都事、時基建議、以爲方氏首亂、宜捕斬之、有劾其擅作威福者、乃羈管于紹興、未幾復起以時不可爲棄官歸里、著郁離子、客說基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下括倉、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守之、此勾踐

張良李請輩豈無併吞之志蓋能知天命自不妄舉伯溫亦然

之業也舍此不爲欲悠悠安之基曰吾平生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爲今用予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予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括倉即處州府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耶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上嘉納之

基爲高安縣佐有進賢鄒辟前者精于天文術數見基聰明絕人遂以其學授之嗚呼留侯受書于圯橋之老而興漢伯溫受書于高安之老而興明誰謂天果無意乎

夏四月皇子棣生即成祖文皇帝

上問左師郎中陶安劉基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

取分水

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然之未幾以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並爲營田司僉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克分水縣

五月徐達常遇春拔安慶趙普勝之水寨陳友諒盛兵來援遇春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而伏銳士于九華山明日友諒果來攻城伏兵四合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餘人○張士誠以重兵攻陷宜興徐達率邵榮廖永安等援之復其城獲衆三千餘皆戰死永安率舟師擊士誠兵于太湖乘勝深入後軍不繼俄而水淺膠舟

康永安被殺

花雲戰死

壯哉英爵遇人

花雲夫婦死節

遇呂珍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先是達部將生擒士德敗其兵萬人我師令欲以三千人換永安士誠不從士誠母痛士德願歸永安以易士德　上亦不從閏五月陳友諒率舟師入寇太平圍城守將花雲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友諒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城中乏食雲士馬俱憊城遂陷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王必滅汝斬爾為膾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復罵曰賊非吾王敵也盍不速降賊怒碎雲首縛于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賊不輟年三十九妻郜氏

女中丈夫

侍兒亦自不凡

脫一阨復入一阨入一阨復脫一阨孫氏逆旅主心長而神圓媛之耶

生一子方三歲雲與賊戰勢危郜氏抱兒泣謂家人曰賊且破吾夫必死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鬬雲就縛郜氏遂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郜屍瘞之抱兒逃爲僞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僞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復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登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捽孫氏及兒投之江偶波濤中有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偕行逮　上所孫氏抱兒泣拜　上亦泣寘兒于膝曰

此將種也命　賜雷老衣忽不見追之無所得衆咸驚異煒長命爲水軍指揮

上憐雲死追封東丘郡侯時許瑗亦被執罵賊不屈死追封高陽郡侯立忠臣祠于太平有司歲時致祭

陳友諒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陷急謀僭竊乃于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撾自後擊之碎其首即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略無儀節友諒既陷太平僭大號聲言東下建康震動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一死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劉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基入內基曰

「人事天時自以艱舉

先斬主降議及奔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

「開誠以固士心不拔之論

天道后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一時也、　上深然基策○時友諒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建康、羣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　上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乘城遂爲所陷。今彼旣居上流。順勢來冠舟師十倍于我。猝難敵也。或勸　上自將擊之、　上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

「明于彼已之分數故應用如神

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

友諒欲約上誠全攻則敵勢更大我軍未免有怯心上知彼銳我怯利于速戰且士無固志必予以死地

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于是召指揮康茂才曰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有舊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約爲內應招之速來仍紿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閽者舊嘗事友諒其書令齎以往必信其來無疑將行 上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憂何爲更誘致之 上曰此策不可失釋今不爲久則患滋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遂遣閽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見閽者進書甚喜問曰康公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

方可決勝被偽降以誘之分兵此所謂先勝後戰者也神机哉

何如日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則呼老康爲號閽者諾歸具以告　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橋成有富民自友諒軍逃歸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又令于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單守之命馮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于石灰山側徐達等軍于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總大軍于盧龍山（今改名獅子山）令持幟者偃黃幟于山之左偃赤幟于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

蹴蹴巨敵如玩弄嬰見于股掌

陳第曰友諒呼陝道帝座

港楊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鉄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闕者之謬已即與其弟號五王者帥舟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甚鋭時酷暑　上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　上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風起西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　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陣適雨止命發鼓鼓震黄幟舉馮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

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趨舟値潮退舟膠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鰲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于其所乘舟臥床下得茂才所遺書 上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命諸將追擊友諒至慈湖縱火焚其舟賊衆大潰至釆石又大戰國勝以五翼軍蹴張定邊出皂旗號黑旋風者又敗之友諒不得息近至池州廖永忠率所部大呼殺人華雲龍躍馬擣其中堅有王銘者獨馳入陣賊攢槊刺之傷頷旋轉三迴殺傷過當流血淋漓敵衆大敗張德勝死

張德勝戰死

于陣、張志雄、言友諒東下、并安慶之兵、以　今既敗安慶單虛、　上命徐達以兵追之、遂拔安慶

張德勝、後追封蔡國公、配享太廟、仍塑像功臣廟、

取信州

六月、胡大海取信州、先是僞漢傾國入寇、　上命大海出兵擣信州、以牽制之、曰廣信爲江州門戶、彼既傾國入寇、我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兵以臨之、則不可、大海親率兵攻下之、改爲廣信府、以大海子德濟守之、

饒州來歸

七月、故徐壽輝將鄱陽院判于光左丞余椿擊走僞漢將辛同知、取饒州、遂以其城來附、　上命鄧愈往鎮之、饒濱鄱陽湖、陳友諒數遣舟師來攻城、愈與于光等連

嘗以拒之屢挫其衆賊兵乃退○遣千戶王時齎白金往方國珍附搭海舟至燕京體察元朝及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軍馬事情

察罕者汝寧沈丘人初與同郡李思齊共起義兵討賊察罕尤善用兵已亥秋克復汴梁福通復以其主韓林兒走安豐山西秦隴等處次第討平察罕遂以兵分鎮關陝荊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川練兵積穀圖恢復山東兵勢甚盛故遣將往撫之

以陶安爲黃州知府黃州既下　上思得重臣鎮之曰撫諭陶安者至則芟荊棘闢府治寬賦稅省徭役民務一新士民咸悅

方國珍既獻温台慶元三郡不奉正朔上遣博士夏煜

十五字內弘介游平之本

楊憲等往諭之國珍答曰當初獻三郡時嘗請天朝發軍馬來守交還城池今不見至若奉正朔則張士誠陳友諒定必來攻為之奈何楊憲曰福基于至誠禍生于反覆不奉正朔大軍必至不可以甘言釋也宜深思之國珍曰若要從命必須以軍馬來守即以三郡交還使者還　上知其心懷兩端曰且置之俟我克蘇州後欲奉正朔遲矣國珍聞之懼遂遣其簡校燕敬來謝過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上卻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帛菽粟寶玩非所好也○時安慶為長江上流之要地先是徐壽輝將趙普勝守之

安慶爲長江上流頗難攻取今復失之伯仲何所逃罪

軍法必行師律之嚴可知

頗難攻取至是我師遂進克之命前巢湖將僉院俞伯仲鎮守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破安慶伯仲遁去還至龍江 上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賊將遠遁宜誅之常遇春諍曰伯仲係渡江勳舊宜曲赦之 上曰不依軍法無以警戒後人賜弓絃一條令自盡擢其弟庸僉行樞密院事

十二月初士誠遣兵據分水新城之三溪李文忠遣何世明擊之斬其將陸元帥花將軍等一千餘人焚其營

辛丑 元至正二十一年 宋龍鳳七年

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慶賀禮劉基怒罵曰

劉基一言
感動天心
取威定伯
正在此時

泗州降

足國之謀
上下並舉

彼牧豎爾奉之何為不拜　上召其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代之計

二月命馮勝趙德勝等攻高郵

三月泗州守將薛顯舉城來降顯徐州沛縣人勇略過人　上喜授以指揮使將兵從征○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為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四月議立鹽法置局設官以掌之○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

五月以胡大海為江南行省叅知政事守金華

六月偽漢將李明道寇廣信守將胡德濟以兵少閉城

周守道人求援于父大海即率師繇雲溪以進德濟開援至乃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賊兵大破之王玉手擒明道及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送建康　上釋明道及漢二仍舊職用爲鄉導以取江西建昌守將王溥漢二兄也命漢二招溥使歸附○　上問明道陳氏何如明道具言友諒自弑壽輝將士皆離心且政令不一擅權者多驍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而殺之雖有衆不足用也及安慶之陷　上决意伐之召諸將諭之曰陳友諒殺徐壽輝僭稱大號天理人情所不容乃不度德量力肆暴兇恭侵我太平犯我建康既自取禍敗不知

克復安慶

悔悟今乃以兵陷安慶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各厲士卒以從徐達遂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亦言昨觀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此勝師之兆願順天應人早行弔伐　高皇帝曰吾亦夜觀天象正如爾言遂帥徐達常遇春等各將舟師發龍灣　高皇帝御龍驤巨艦建大旗于前署曰弔民伐罪納順招降諸軍乘風泝流而上將友諒江上斥候望風奔遁戊戌我師至安慶敵固守不戰乃以敵兵疑之敵兵動遂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破敵舟八十餘艘獲戰船二十有七遂克安慶長驅至小孤友諒守將傅

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壬寅師次湖口遇友諒舟出江偵邏常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五里許友諒始知以爲神兵自天而下倉皇挈其妻子夜奔武昌我師追之獲其所御玉硯華蓋日月旂等物遂克江州乘勝扳蘄州黃州興國黃梅廣濟旋師攻安慶下之

安慶自友諒敗余闕之後僞漢與我相爭者數矣載觀形勝山嵯秀而頵厚水遠遇而蕩潏東桐城至盧州無爲西宿松至湖廣黃梅池州東流蔽其南盧州舒城當其北得之可以王江表是以孫權克之而曹操不寧周人平淮而李氏最感金人破光山而安慶震此所以英雄並爭爲我有之江東可坐而定矣

六月上視事東閣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澣濯參軍宋思顏曰臣見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

惡衣之論
錫鐔之懸
開轉之從
河詔蒜之

傅友德來歸

澣濯。即夏禹之惡衣服。無以加矣。眞可示法子孫。但恐今日如此。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上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及目前。未必及于久遠。或及已然。未必及其將然。見我能行于前。慮我不能行于後。盡忠于我也。賜之幣以彰其直。復謂之曰。汝在前朝。頗有聲譽。爲主者不能知汝。及歸于我。數進讜言。斯固可嘉。思顏又曰。近句容有虎爲害。主公既遣人捕之。令黎餋民間食之以犬無益。 上欣然從之。命取二虎一熊殺之。分其肉以賜百官。○傅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其先宿州人。徙居蘄川。後從碭山。勇畧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喜

伏讀此書誠心實意滂溢筆端

漢高築壇拜韓信光武卓帳待馬援唐宗

敗又歸明玉珍玉珍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聞王師攻江州友德率衆降　上喜其才即用爲將○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偽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其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踢所坐胡床　上悟許之賜書慰諭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効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以來十年于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來者尤其意亦欲立功當時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契合

賜金以慰財深如成敵之機故精誠結納矧聖明如高皇者耶

洞開重門釋是聖主

洞見肺腑故嘗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僇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張（張志雄號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北功績茂著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為之計廷瑞得書遂決

黃河發源
乃星宿海東
下水清出
西域諸水
合流漸雜
泥沙遂濁
從河下性
起溉也

意，詣九江降。○元主夢大豕突入都城，因禁民間畜豕。

此　上兵起，元主召百官計議，適二狐從殿中突出，帝

嘆且泣，即命開建德門北去。

夫豬與朱，狐與胡，其音同。朱入胡走，神告之矣。先是元主召一術士問國修短。對曰：國家千秋萬歲，除是日月兼行，數始盡耳。後已二十五年二月日旁亦一星，月大明兵至，元亡。數之前定如此。

十月，黃河清，自平陸三門積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積七日。十二月，石州河清，至冰泮始如故。

高汝栻曰：傳稱黃河清，聖人生。愚以黃河陰類也。○宜濁而反清，乃陰干陽，臣干君，反常之徵。後世遇清，上表稱賀，謬矣。元代時黃河清，歐陽公謂非聖世之事，庚申負河復清，順帝臨朝不樂，豈知此意。即如我朝正德時河清，而劉瑾擅權，熹廟末河清，而魏忠賢肆惡，此亦明徵之可據者也。

取饒州

鄧愈領　兵襲浮梁僞漢參政侯邦佐棄城遁遂取樂平擊敗僞蕭總管五千餘衆擒萬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之境悉定下月鄧愈駐兵于臨川之平塘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欵而實無獻城之意愈知其情捲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出走又自度不能脫乃遣其員外羅天錫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建昌等縣印詣降愈遣其弟還新淦收其故部曲克明因請見上以兵送之復逃後被執囚之○張士誠遣將李伯昇率兵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並進敵勢甚盛城中兵僅七千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三路督兵往援之寇兵夜劫營諸軍

皆潰敗炳文嬰城固守寇悉兵圍城結九寨爲樓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塡濠塹放火船燒水關攻城益急炳文於城中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

十一月上在九江聞報亟遣常遇春將兵往援兵至伯昇棄營遁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康茂才蔡遷等敗僞漢八陣指揮遂取瑞昌縣

取瑞昌

壬寅 元至正二十二年 宋龍鳳八年

正月 上幸南昌胡廷瑞率將校等迎謁 上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建昌王溥饒州吳宏袁州歐普祥黃彬俱率衆來見寧州陳龍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以

南昌歸降

以鄧愈鎮南昌湖灘

鄧愈為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鎮南昌　上入城存恤鰥寡孤獨放所獲隊伍于西山築臺于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人民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掠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為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為以陷刑辟毋交結權貴以擾害良民各保父母妻子為吾良民士民皆感悅改龍興路為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二月彗星見于危宿光芒長丈餘色皆白丁酉犯

非吾族類其心必異所宜防之

胡大海王愷俱被殺

離宮西星光芒長二丈有餘○國初酒禁甚嚴僉院胡大海領兵攻紹興其子犯禁　上立命誅之都事王愷諫曰大海方戮力我行望赦之　上曰寧使大海壞我事毋因大海廢我法遂自抽刀殺之

二月胡大海下嚴州時劉震等從員成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留致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已厚未忍發李福謂其衆曰胡參政待我輩甚厚然兵之柄在主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舉大事寧暇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十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至八詠

樓下觀弩大海出城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於馬前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鎚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提於馬上以示同僉郟安慶院判張斌協其從已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寧從賊耶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之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寅掾史章誠亦死之典吏李斌懷省印縋城走嚴州告變于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掾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谿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降於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真等復來

耿再成孫炎被殺

降世明知王愷爲得眞所害縛至馬前欲殺之禕力請曰殺一得眞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降矣乃釋之大海養子得濟鬬難引兵奔討　太祖即命左司郎中楊元杲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其民旣入父老遮道訴曰士民不幸遭叛寇屠戮日夜望王師以解倒懸今將軍至吾屬無患矣文忠勞勉之分遣左右遍行鄉邑撫輯民人乃大安○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德聞英等殺胡大海遂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亂即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再成中頸死分省部事

以王祐守處州

孫炎被執幽之空室賊帥環守之脅炎降炎不屈賀仁德以炙雁斗酒餽炎炎曰以此與公決乃拔刀割雁舉卮酌酒仰天嘆曰嗟乎大丈夫爲鼠輩所擒我死義耳反覆賊死狗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賜我者吾當服以死遂害之知府王道同爲賀仁德所迫亦不屈而死　太祖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朱文忠聞亂亦遣元帥王祐等率兵屯縉雲榮及祐等攻處州燒其東北門軍士登城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德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伏誅處州復平以王祐守之榮乃還

按功臣錄云，胡大海為將，嘗自誦曰，吾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爭附，及其死也，發人哀慟，如喪父母，耿再成威名亞于大海，二臣死，帝痛念弗置，後追封大海越國公，再成泗國公，並配享太廟，仍塑像祭于功臣廟，初大海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炯炯有光，若炎及隕，死敵兵有犯境，軍中或夢大海皆生時，或夜光火光滿野，𤂺𤂺若人馬聲，師出輒大捷，似實有陰助者，

時二郡賊煽亂，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甚，會劉基丁母憂回，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候伺諸軍進討，時耿再成子天璧奉命往處，起發苗軍，中途聞變，馳至李文忠所，得父舊部千戶朱絢等，遂會同邵平章、張院判兵往討賊，遇賀仁德

拒戰于劉山擊敗之諸軍進圍處城平之〇陳友諒既陷吉安令知院饒鼎臣守之鼎臣慓悍有膽畧所至毒害人呼爲饒大膽時 上在南昌聞吉安告急卽令大都督朱文正率兵攻取吉安文正至鼎臣出走遂復吉安以朱叔華知府事兵還洪都

三月陞同僉李文忠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衢信處諸全軍馬（諸全卽諸暨）〇張士誠聞浙東亂乘隙調呂珍兵十餘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于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兼密邇桐廬賊境衢信兵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與部下議兵貴虛聲揭榜于賊境詐云平章邵

營領兵五萬已出江右、右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卅月進抵諸暨、勦捕賊兵見榜退五里下營、待戰、胡得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將兵來援、適有降卒走報賊情、德濟得其實、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鑼鼓、砲銃、聲振天地、一鼓出城、寇營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蹂踐、德濟督兵追殺、橫屍滿野、呂珍部下渡河溺死、片甲不還、

夏四月、祝宗康太叛、攻陷南昌、初南昌之降、原非二人本意、既降數有叛意、時出語咎胡廷瑞、廷瑞康太之舅也、故反覆開諭之、未敢即發、及　上還建康、廷瑞恐二

人爲變不利于巳迺微言于上上發使至南昌令二人將所部兵從湖廣從徐達聽征二人舟次女兒港遂以其衆叛適遇商人布船因掠其布爲旗號反兵刼南昌暮至城下發礮舉火攻破新城門殺官軍時鄧愈居故廉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者多遇害愈窘甚連跳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所乘馬始得脫從撫州門出走還建康都事萬思誠知府葉琛皆死于難 上聞愈奏乃遣徐達等還討師抵城下祝康分兵拒守達攻破之復取南昌祝宗走新淦依鄧志明後爲志明所殺函其首來建康康

南昌復定

[illegible]帝亦知天文

太爲追兵所獲送建康。上以廷瑞故特宥之○南昌復定　上曰南昌荆江帶湖控荆引越乃楚之重鎭吳西南之藩屏得其地是去陳氏之一臂矣况人好訟難制山寨未降者多非骨肉重臣莫能治之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薛顯等同叅政鄧愈鎭之

六月田豐黃士誠刺殺元平章察罕帖木兒豐等既降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結請察罕行營遂爲所刺先是有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已及于難時元朝所恃羣

察罕懷忠
效義倬然
特立丈夫

風告之矣
天之所與
誰能禦之

雄所憚惟一察罕聞難遠近莫不驚悼 上聞之亦嗟
歎良久曰元朝無人矣事聞以子擴廓帖木兒代領其
衆殺田豐王士誠取心祭父
七月平章邵榮粗勇善戰與 太祖同起兵濠梁帝待
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
部將有欲告之者榮懼不自安與趙繼祖謀伺間作亂
至是 帝閱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爲變
會大風捲旗觸 帝衣 帝異之易服從上道還
榮等不得發遂爲宋國興所告 帝召榮等面詰之具
伏 帝不欲卽誅繫于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邵榮而

曹良臣來歸

榮所爲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曰榮等凶悖一旦忘恩義謀爲亂逆不利於主公將害及我等縱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 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池州賊羅仲賢據神仙寨作亂欲通張士誠杭欲震動常遇春趙德勝等討平之斬仲賢○僞漢八陣指揮餘黨建柵南昌之西山趙德勝孫與祖等敗之○安豐人曹良臣率衆歸附良臣英毅剛果爲衆所推聚兵立柵以禦外侮約束嚴明至是來歸上謂其將兵負固于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其誠可嘉命爲江淮行省參政將兵從征同時有韓政者亦集衆

千人並栅捍冦至是亦率所部來歸　上嘉之授江淮行省平章

癸卯 元至正二十三年 宋龍鳳九年 正月元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其父察罕駐兵汴梁　上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　上以前所遣使未還不之答至是察罕死擴廓代之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來獻　上復遣汪河送之報以書 擴廓者察罕之甥王保保也察罕無子養以爲子

明玉珍起于成都

故徐壽輝將明玉珍稱帝于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天統

劉福通死

玉珍，湖廣隨州人，初從壽輝起兵，倪文俊陷川蜀，同玉珍守之，已而友諒殺文俊，弑壽輝，玉珍遂據蜀隴稱王。

二月　上命諸將分軍於龍江諸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蓄充牣，他將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張士誠遣其將呂珍率衆十餘萬圍劉福通于安豐，福通遣人間道求援，珍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　上率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等移師圍廬州。

四月，諸暨守將謝再興叛，降于張士誠。先是再興遣人潛往杭州私易物貨，　上怒其洩國事，召再興責之，命

參軍李夢庚往諸暨節制軍事遣再與回聽調再與懷怨因謀叛遂執夢庚以諸暨全城軍馬赴紹興降以兵寇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退賊于義烏擊破之胡深亦自處州引兵來援與文忠議以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巖新築土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柵靡不畢備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爲城守計既至城已完上大喜以胡德濟爲浙東行省參政守之未幾張士誠將李伯昇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圍城下城堅不可拔乃引去○劉基自浙回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

築城保浙東文正之功大矣

所見略同

的確之見
議論甚正

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來侵　上遂伐陳氏

四月壬戌陳友諒忿其疆埸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艦高數丈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爲蔽置艣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艣箱皆裹以鐵自爲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洪都城始臨大江友諒前攻城以大艦乘水漲附城而登故爲所破高皇帝既定洪都命移城去江三十步以是友諒巨艦

訂閱將略

不復得進乃以兵圍城其氣甚盛都督朱文正與諸將謀分城拒守參政鄧愈守撫州門元帥趙德勝守宫步士步橋步三門指揮薛顯等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海龍等守琉璃澹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諸軍自將精銳二千往來以禦之丙寅友諒攻撫州門其兵各戴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竪木柵敵爭柵都督朱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城完於是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五月丙子陳友諒復攻新城門指揮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

攻禦居當皆妙自是勝兵

壹言英烈壯懷勝死難

平章劉震昭敵兵還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六月辛亥陳友諒增修攻具攻水關欲破柵以入都督朱文正使壯士以長槊從柵內刺之敵奪槊更進文正乃命煅鐵戟鐵鈎穿柵更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友諒計窮又以兵攻宮步士步二門元帥趙德勝力禦之暮坐宮步門樓指揮士卒敵突發弩張弩中其腰膂深入六寸拔出撫髀嘆曰吾自壯歲從軍傷矢石者屢矣其毒無踰此者豈非命耶大丈夫死即死耳所恨不能從主上掃清中原勳業垂于竹帛耳遂卒

張子明一千戶耳談兵勢而虜情了了被

德勝性剛直沈鷙馭下嚴肅每從大將軍出征恪守軍令不違尺寸平生未嘗讀書隨機應變料敵如神動與古名將合追贈梁國公謚武桓配享太廟

○洪都被圍既久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告急于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至是凡半月始得達見 高皇帝具言其故帝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鬬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師久又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帝謂子明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

賊執而大節不移亦一豪傑也

布置楚楚百戰百勝之兵也

得富貴于朋儕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遂殺之先是徐達常遇春攻圍廬州城三面阻水攻之凡三月不下帝乃召徐達常遇春於廬州令還師援洪都秋七月癸酉帝自將救洪都達遇春亦自廬州還帝召諸將諭之曰陳友諒搆兵不已復圍洪都彼累敗不悔是天奪其鬼而促之亡也吾當親往爾諸將其各整舟檝率士馬以從是日會師禡纛于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癸未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于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觜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

元末羣雄並起與我太祖並驅中原者惟友諒耳

友諒勇悍猾狡大國而不假憂嘆而勢復振中原幼敵一世之雄非我太祖難與爭鋒

七月陳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大軍至卽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　高皇帝率舟軍繇松門入鄱陽湖諭諸將曰兩軍相鬭勇者勝陳友諒久圍洪都今聞我師至而退兵迎戰其勢必死鬭諸公當盡力有進無退剪滅此虜正在今日諸將受命皆自奮丁亥遂與友諒師遇于康郎山友諒列巨舟以當我師帝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分舟師爲十二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殺千

韓成第一功臣也

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大振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炮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衆元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死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乘之達搏火更戰　帝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　帝舟舟適膠淺我軍格鬭計無所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　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少緩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卻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　帝舟遂脫永忠遂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既而遇春舟亦膠淺　帝麾兵救之俄有

敗舟之來天所賜也

鄱陽之戰帝命徐達還守建康根本之地何其深遠

張志雄丁普郎等皆死難

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會日暮諸軍欲退

帝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明約束諭以死生利害諸將咸以手加額以死自誓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己丑旦

帝命　舟師畢集乃親佈陣復與友諒戰諸軍奮擊敵舟敵不能當殺溺無筭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鈎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普郎余昶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敵兵舟艦相連至晡東北風起

帝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束草爲人衣以甲胄各持兵器若鬬敵者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于後將

赤壁之戰不雄于此

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舟數百艘燔烟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我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友仁者卽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梟勇善戰至是死友諒爲之喪氣普略卽新開陳○明日帝復諭諸將日友諒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摧之於是諸將亦自奮是時帝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帝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旦時莫能辨敵益驚駭辛卯復聯舟大戰敵兵巨艦艱於運轉我舟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尚呼號搖艣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

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敵迎大艦極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船而出，我師見之，勇氣增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爲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友諒遂奪氣。張定邊自以戰不利，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乃斂舟自守，不敢更戰。通海等還，帝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也。是日移舟泊柴棚，去敵船五里許，復遣人往挑戰，敵不敢應。諸將議欲退師，少休士卒。帝曰：兩軍相持，我若先退，彼必以爲怯而來追，非計也。必先移舟出湖，乃

友諒圍城扑敵深垣曉兵法至此更計無所出何其昧于強弱之分天人之數耶

可無失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于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友諒敗其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爲再舉其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而我師尤多尚堪一戰若能僇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捨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猶豫不決至是戰多喪敗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將軍聞之懼及禍遂以其衆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將自是

數語此書理正義當不矜不阻自是堂堂正正之辭吻也

兵力益衰　帝既駐師左蠡移書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為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夷狄是為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為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為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蘄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為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一困於洪都兩敗于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頓兵弊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強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

彼殺我戰士我盡療其傷殘遣還其俘獲視度淺深天壤懸絕

此書正告之中未免有嘲笑之意

丈夫乎。公早央之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遣廼遜寨令獲我戰士皆殺之帝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軍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日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之戰死者我師遂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舟師橫截湖口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于岸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與之日昨兵船對泊潴磯嘗遣使賫記事往不覩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夫自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邇來中原英雄與問罪之師挾天子令諸侯於是淫虐之徒一掃而十公之祖陰

友諒之惡在不與我大勢合從而自相侵欲攻戰殆無虛月以至于亡耳遣其舟不

劉亦懼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將自此往矣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呑併公今戰亡弟姪首將又何怒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焉勿作欺人之容郤帝名而待眞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荅　帝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彌壯

○友諒在中既久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于都昌都督朱文正復使舍人陳方亮潛往燔其舟友諒糧絕勢益困八月壬戌陳友諒窮蹙進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嘴爲我軍所遏遂欲突出湖口

丹出湖口
絕其歸以
蹙其勢華
矣
陳友諒死
也
遣具往祭
頁等
斬將俊士
誠出一族
以兒金陵
太祖未見
首是奉制
校之至卒
奧命者正
天所以啟
誠漢之功
近

帝麾諸將邀擊之、我舟與敵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至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張鐵冠大笑賀、帝曰、友諒死矣、帝笑曰、無妄言、復戲鐵冠曰、縛汝於水濵以俟、乃遣樂人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覘其死生、且曰、如其生、往者必還、若不還、其死必矣、而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殺敵益奮、敵衆大潰、於是擒其太子善兒、平章陳榮祥等、明日友諒平章陳榮參政曾其、樞密使李才、小舍命王、副樞買食院、及指揮以下、悉以其樓船軍馬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太尉張

若非韓成之死則其之所 上亦瀕于危矣進于相害以深其謀隱之死生以從其志 上天眞有深意

定邊及楊丞相韓副樞乘夜以小舟竊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走武昌遣使追之不及定邊等至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廼改洪都府爲南昌府遣兵追陳理于武昌○鄱陽之戰 上亦屢瀕于危而後安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 上亦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 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爲敵砲擊碎矣是役也大戰五晝夜將臣效忠死敵者樞密院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志雄統軍元帥宋貴陳兆先副元帥余永目文貴王勝李信萬戸程國勝千戸姜潤鎮撫曹信等凡三十餘人

〇府有周顛者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于南昌比長舉措謬詭人莫能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嘗至金陵

上每出顛必前遮拜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為首 上厭之命沃以燒酒顛飲極多終不醉曰公寧能死我乎

命覆以甕積薪煅之火息啓視正坐晏然乃令居蔣山寺轉益狂肆日撓競諸僧長不堪月餘僧白 上言其

與嘗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 上令僧更餓之因閟顛空室中水米不入口旬有三日及遣問如故 上幸寺顛伏于道左以手畫地為圈顧謂 上曰你打破一桶再做一桶既而王師征陳友諒 上問顛此行何

如應聲曰好　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
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拱手曰　上面無他底　上曰
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揮擊
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顛顛曰只管行
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不三里風
起既而迅飈猛作倐忽達小孤山　上諭衆聞顛言輒
來白至馬當見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見損人多　上
聞之怒令投顛于江久之衆與偕來　上曰何不死之
衆曰顛𨚫不能死　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顛整容飭衣
若遠行狀趨近　上前曲脹伸頸謂　上曰你殺之

如此議論不但明于將略洞然道理智而兼以備也天縱之聖

上曰且未殺姑縱汝行顛遂去莫知所之後有人見顛在廬山中有御製周顛仙傳○張士誠稱吳王以其弟士信爲丞相

九月　上班師還告廟飲宴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及俞通海等鍍金字牌八字班超群帥智遠師雄餘賜金帛有差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爲可勝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利之便乃能勝之友諒兵據鄱陽先在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況我勞彼逸今勝之誠所未喻　上曰獨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乎友諒兵雖

衆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無功不能逆威俟時今日勞于東明日又馳鶩于西失衆心矣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而減不振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鷙鳥傳擊巢卵俱覆此友諒所以爲我破也諸將嘆服

上以陳理未下自將征之餘建康至武昌令諸將分軍四門立柵圍之永忠茂才于江中聯舟爲長寨絕其出入救援之路 上曰彼猶孤豚處牢中欲出無緣久當自服若來衝突慎勿與戰但堅守以困之不患不下也乃還建康留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

[illegible]發數首勝拜武十三篇矣

十二月　上閱武于雞籠山還坐西苑召指揮華雲龍等諭之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上曰陣勢或方或圓或縱或橫斂合布散倏忽往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為衆以弱為強逸己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莫敢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為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之用合宜應變之方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

皇明法傳全錄卷之二終